

# 莫把作品变成理财产品

本报记者 罗 群



《孤芳不自赏》剧照



《小别离》剧照

IP,原是英文“知识产权”一词的缩写,进入影视行业后摇身一变,泛指内容,尤其是拥有大量粉丝基础的内容,包括故事、角色等。2017年开年以来引起热议的电视剧《孤芳不自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唐荣耀》等,都由热门IP改编而来。

IP概念从2014年起,逐渐成为行业热词。2015年、2016年的中国电视剧市场上,IP剧受到投资方、各播出平台的青睐,呈爆发式涌现。耐人寻味的是,IP自诞生之日起,广受追捧的同时,对它的质疑和声讨也没有停息。许多知名编剧频频发声剑指IP,甚至直呼“IP+小鲜肉=大傻瓜”。

## IP铲平了影视行业的门槛

编剧汪海林一句话点出了IP概念何以令人讨厌:它去技术化,铲平了影视行业的门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影视行业,资本对利润的天然追求,滋生了对影视剧数量增长的渴求。据统计,2016年我国电影产量944部,电视剧创作规模也相当可观。问题在于,中国影视行业成熟的创作人才一年內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作品,促使业内对既有IP进行改编,以满足影视剧数量增长的需求。“影视行业尤

其是影视编剧有其特殊性,这是一个费脑费力的行业,不能机械化,因此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高产,就只好注水降低标准,从各种渠道打捞许多业余人士入行,生产出许多次品。”编剧王力扶说。

IP降低了行业门槛,不仅体现在编剧身上,也体现在演员乃至行业风气上。汪海林说,“IP+小鲜肉”已经形成一种创作模式,“小鲜肉”所仰仗的主要不是演技,而是热度、颜值乃至替身。

替身原本是代替演员完成规定动作的人,传统的影视剧拍摄中,只有演员难以完成的高难度或危险动作才请专业人士代为完成。而今,“手替”“腿替”甚至“饭替”充斥影视行业。业内人士透露,某话题度极高的热播剧,拍了数十集,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共同出现在片场的时间仅有几天,大部分戏份都由替身完成。艺术创作沦为“儿童过家家”,其质量不想想象。

## 好作品应对生活有新的发现

“有的作者写的东西跟文学、创作、故事几乎无关,与其说是一部作品,更像理财产品,是他人借以融资的工具。”编剧宋方金说。

组织编剧团队快速生产故事并

投放市场以求获利是时下很多影视公司的套路,宋方金对这种集体创作很不认同。“剧本创作是非常个性化的。你熟悉的、相信的、一往情深的才有可能写得好,团队孵化很难创造出好故事。”宋方金提出,“理想模式的编剧工作室是编剧们形成经济共同体,但对于创作则各自为战。”

王力扶回忆,曾有一位导演对她说:“你们编剧素质太差了,用几十万、上百万字写一个老女性和一个小女人的战争。”这让王力扶感觉非常张不开嘴。“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但我们这个行业里确实有人写过,还不少。”王力扶说,“我觉得创作要生产思想力,写什么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好的编剧、作品应该对社会生活有新的发现,这是许多编剧对影视行业的共同期待。去年热播的聚焦中国学生教育以及海外留学现象的《小别离》,观照不同阶层都市女性生活的《欢乐颂》等口碑上乘的电视剧,都具有这样的气质。

## 努力摆脱播出平台限制

明确了什么样的故事值得写,并不等于这样的故事就可以顺利呈现在观众面前。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主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那么,编剧的创作则要面对千军万马,因为影视剧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各个生产、制作环节尤其是播出平台影响着影视剧的最终面貌。汪海林的一位导演朋友为某电视台拍电视剧,电视台竟要求“拍得脑残一点”。这乍一听很好笑,细一想却哭笑不得,深刻暴露了播出平台对创作的制约。

“很多有责任心不甘流于俗套的影视人在寻找新的出口,但又不幸地被资本圈回来了。”编剧史建全如是说。史建全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影视公司请他参与策划新作,开会期间,大家对新题材、新创意踌躇满志,聊得热火朝天,最后老板还是敲定了两个题材老套的作品,因为新样式意味着冒险,还要说服播出平台接受,付出沟通成本。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的影视剧题材、类型始终难有突破。

随着“一剧两星”等政策的实施,“网台联动”等新的播出模式逐渐运用并成熟,播出平台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平台对内容的限制。“未来,我们的影视剧应该走泛视频、大视频路线,不再像今天这样重视平台,进而为内容创作争取更大的空间。”汪海林如此期冀。

# 艺术下乡要因地利制宜

翩翩

## 艺术·言论

今年春节,某艺术团专程赴偏远农村演出。院团负责人下决心:这次下乡要让村民开阔眼,近距离欣赏一回高雅艺术。不曾想,事先准备的主打节目——世界著名歌剧选段演唱的效果并不如人意。由于现场条件限制,歌剧演员只能站在舞台上手持话筒扯开嗓子唱。冬日里寒风呼啸,演员虽然卖力,最终从音响里传出的竟是呼呼的风声和尖锐的歌声,不少村民听了一两句就傻眼了,直言“听不懂、不好听,不如前面歌手的表演”。

如此评价让院团负责人深感遗憾。他认为,除了村民缺乏欣赏歌剧的艺术素养,恶劣的场地条件也是造成演出不成功因素之一。歌剧演员也不免有些难过,群众不仅没有感受到高雅艺术的美,反而得出“歌剧原来就是这样”的印象。

艺术团开展艺术下乡基层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件好事,但如果出现像上文提到的那种尴尬,既浪费了资源,又没有达到艺术熏陶的初衷,其做事的方式方法就值得考虑。

要知道,与一线城市设施完善的硬件条件相比,我国广大农村的演出条件大都比较简陋。各院团下乡前不妨先调研一番,了解当地实际情况,摸清群众的文化需求和艺术欣赏习惯,以便有针对性地送文化。比如下乡传播歌剧,可以选择剧目中表现乡村生活或自然景观的唱段,拉近歌剧和观众的距离,也可以在演出前后由专业演员对所演唱的内容进行解说。同时,还应制定突发情况预

案,应对恶劣天气等意外带来的影响。

此外,在艺术下乡基层演出中,也有一些院团为了省事,出现过假唱现象,演员通过放录音对口型敷衍观众,这无疑是不可取的,连最基本的表演真实性都没做到,谈何艺术水准?笔者以为,只有讲究方法,带着诚意挑选节目,才能更好地送演出下乡,让乡亲们感受艺术之美。

## 艺术·资讯

#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35周年

本报讯(记者罗群)2月14日,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办。中国舞美学会和全国各省市舞美学会、各院校代表以及演艺行业相关人士400余人欢聚一堂,纪念中国舞美学会35年来走过的历程,并展望2017年新征程。

中国舞美学会会长曹林在致辞中说,中国舞美学会聚集了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专业人士,学会

将认真总结这些年来的发展经验,提升和充实“大舞美”的观念,更好地发挥职能,以戏剧舞台为核心,开展深层次的学术交流互动。

为表彰各领域优秀舞美工作者的贡献,中国舞美2016十大年度人物评选结果也同时揭晓,伊天夫、韩宏志、梁溪清、原伟庆、杨青青、赵艳、何欢潮、赵纯福、刘晓春、蒋伟楷获此殊荣。

# 国家京剧院下基层送精品

本报讯(记者刘森)刚刚结束连续6天8场的春节演出,2月12日、14日,国家京剧院一团便马不停蹄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参加由海淀区文委主办的“到人民中去——精品戏曲下基层”专场演出活动,为海淀区温泉镇的观众献上经典京剧《红娘》和《凤还巢》。

此次演出的两齣名剧《红娘》是花旦行的看家之作,由国家京剧院青年演员宋奕萱、侯珊珊共同饰演红娘,通过唱腔和表演将荀派轻松诙谐的韵味传达给观众。国家一级演员张静和青年演员陈旭之、王芳、韩富超等助力演出,红花绿叶格外默契。京剧《凤还巢》是梅派经典,国家京剧院青年演员朱虹在剧中饰演知书达理的程家二小姐程雪娥,国家一级丑角演员陈国森饰演不懂礼数的程家大小姐程雪雁,二人从扮相和行为上形成鲜明对比,引起观



传统老戏《凤还巢》幽默诙谐的剧情引来观众阵阵笑声。

陈仲健 摄

众阵阵笑声。国家京剧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京剧院积极践行国家院团职责,走到群众中去丰富基层百姓文化生活。

# 上海歌剧院推出现代舞剧《早春二月》

本报讯(记者曲晓燕)3月3日、4日,由上海歌剧院全新编排的现代舞剧《早春二月》将亮相上海大剧院。这是继舞剧《周璇》《奔月》后,上海歌剧院推出的又一部原创作品,由现代舞编导王媛媛及其团队倾情打造。

《早春二月》以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为蓝本,反映了上世纪20年代江浙一带乡土文化的传统观念下,人们对“丧家家庭支柱需要给予救助”人群的冷漠,折射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压抑扭曲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苦闷彷徨。此次合作也是王媛媛首次与自己舞团以外的院团合作,她表示选择这

个题材,一是因为故事本身发生在江南,气质上适合上海;二来其中主要人物的坎坷境遇与内心波折能够与当下产生共鸣;第三是这样一部戏剧冲突并不明显,更多强调内心刻画的舞剧很适合舞剧团、合唱团、交响乐团三团合一的上海歌剧院排演。

曾创排中国民族舞剧奠基之作《小刀会》的上海歌剧院舞剧团上世纪凭借《宝莲灯》《半屏山》《凤鸣岐山》等舞剧红透半边天。本次首次以现代舞形式创排《早春二月》是希望探索新的舞剧风格,使现代舞成为舞团未来的发展方向。

# 对优秀民族文化的自信让我内心坚定

——访格莱美世界音乐专辑大奖获得者吴彤

本报记者 屈 茜

在美国洛杉矶2月12日举行的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中国音乐人吴彤携手丝绸之路乐团成员凭借专辑《Sing Me Home》(歌咏乡愁)获得2017格莱美世界音乐专辑大奖。这是继荣获第52届格莱美最佳跨界古典专辑后,吴彤与丝绸之路乐团第二次斩获格莱美奖项。

多年来,吴彤用笙、箫、唢呐等民族乐器演绎摇滚、古典音乐作品,把中国民乐以更丰富的形式传递给世界。在获奖专辑《Sing Me Home》中,吴彤与班卓琴演奏家兼歌手阿比盖尔·沃什伯恩承担了主打歌《Going Home》(归乡)的演唱,并演奏了笙、唢呐、巴乌等多种乐器,创造出与众不同却感人至深的音乐。

## 民乐是父亲给予我的礼物

吴彤对乐器吹奏的兴趣源于家

传。清朝末年,他的太爷爷吴启瑞将清宫延乐器制作技艺完整传习下来并流传至今,该技艺已于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彤自幼与父亲学习笙、唢呐等各种民族管乐器,从那时起,民乐就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文化传承于我而言是一种家族的血脉情感。父亲制作、演奏乐器,为之奋斗一生。他认为,可以给予下一代的最好礼物就是这项技艺。多年来我没有丢掉民乐,就是因为这是连接我与父亲之间的纽带。”吴彤深情地说。

20岁时,吴彤像很多年轻人一样爱上了摇滚,并创建了摇滚乐队——轮回乐队。对这一选择,吴彤解释:“民乐需要个人的文化积淀和生活经历,当时我有很多东西理解不了。而流行音乐的节奏、和声变化感动了

我,让我有创作冲动。后来想想,流行音乐的节奏与和声很值得传统民乐借鉴。”摇滚与民乐很快在吴彤的血液里相遇、融合。在做摇滚的10多年里,他也没有放弃过对民乐的探索,让人听着就想摇摆的《花轿角》里有笙的吹奏,英式风味十足的《春去春来》中则有唢呐的加入。

“其实,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没有本质的区别,传统音乐在当时也是流行音乐,如今的流行音乐也会成为传统,只是后者需要探索的道路会更漫长。”在吴彤看来,更为关键的是追寻音乐的本真。

## 音乐可以消除歧见

1999年,吴彤在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进行讲座时结识了著名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并受邀加入丝绸之路乐团。该乐团由马友友创办于1998年,致力于以音乐间的跨界合作消除文化和种族间的隔阂。在吴彤看来,加入乐团的责任不仅是创作民乐,更是把民乐带到国际平台,面向各国观众进行推广。

最初,吴彤在乐团中只演奏笙的独奏曲,随着经验积累、技术提高,他的音乐想象力也更丰富,开始尝试把《酒狂》《十面埋伏》等民乐改编为西方的室内乐,用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演奏中国民乐。丝绸之路乐团成立16年来,吴彤把我国的民歌《兰花花》《燕子》等传唱到了全世界。

丝绸之路乐团里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音乐家,大家文化背景、音乐经历和兴趣各有不同,演奏的作品也风格各异。在这里,吴彤不断尝试,学习了印度音乐复杂的节奏、波斯音

乐丰富的音阶等很多从未接触过的音乐语言。“这是我音乐之路上的转折点,是我走向国际了解世界音乐、古典音乐的重要机会。我一方面对外传播中国民乐,同时也向同行学习。”吴彤说。

在这个国际化的音乐平台上,吴彤无数次感受到以音乐消除歧见的力量。“人们会疑问,中国的笙和印度的鼓风格迥异,怎么可能合奏?但等到呈现在舞台上时,就是那么亲切和谐。”吴彤说,音乐就是这样神奇,只要大家相互尊重、信任,就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打开人的想象力,创造一种不可思议的音乐奇迹。

## 找到民族音乐最鲜活的基因

“振兴民乐最重要的是找到根,找到每种音乐最鲜活的基因,音乐的风格和方法是次要的。”在国际舞台行走多年,对于传播民乐,吴彤最大的感受是,一方面要了解外国人想听什么,同时要知道自己家里最好的是什么,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演绎音乐。

当然,他也遭遇过不少困境,来自同行和外界的很多不解、误会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有一颗坚定的心,这种坚定来自于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并愿意把好东西传递给别人。”吴彤坦然地说。

如今,吴彤除了演出,还会认真履行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在乐器厂从事质量把关、产品开发的工作。此外,他还做了大量相关史料研究,追溯乐器历史,从古籍中查找有关记载,使乐器的制作、创作、演出一体化,全方位地传播中国民乐的独特魅力。



吴彤现场演出照